



# 大军从此过江东

刘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光荣和骄傲是无为人民的年度表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关键一战——渡江战役中，无为人民曾用双手将二十万大军送过长江，在共和国旗帜上留下了血染的风采。英雄的土地，丰碑永立。

三月，阳光灿烂，长江大堤蜿蜒如龙，有力地拢住江水，也拢住久远的故事。我们坐在行驶的车中，窗外满目苍翠，空气中流淌的春意如波涛般涌来，来自和平年代的幸福和豪迈感油然而生。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表现当年无为人民踊跃支前、积极参战的文章，但现存的历史档案表明，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选择性记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中渗透着普通百姓的血和泪。历史的序幕已长久低垂，而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总有人会撩起一角，探寻弥散在尘埃中的历史。

渡江战役是国共两党在政权更迭前的最后一场大战。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国民党退守江南，企图实现“划江而治”，而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位于长江下游北岸的无为一带(当时无为县分为无为、临江、无南、湖东四县，1949年6月合并成新的无为县)，因江面较窄，具备屯军备战的有利条件，被渡江战役指挥部作为中路渡江大军的备战地。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第25军、第27军、第30军、第33军的一部分，以及北方担架队、干部大队等，累计近30万人先后到达无为。

战争到来时，各方面都缺少思想准备。渡江部队进驻无为的40多天，正是青黄不接之季，近30万大军和支前民工每天需供应成品粮45万斤、柴草120万斤，这对当时只有80多万人口的无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压力。皖西四地委(无为四县属于四地委的下属县)对支前工作的估计是“大军不会在此大批征夫”，沿江地区“以船舶为主，人力准备为次”，一度工作不够主动。

人民战争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3月21日，《江淮日报》发表社论《紧急动员起来，支援解放军解放江南》。地方干部很快转变态度，及时纠正“对江淮地区有着相当丰富的物质力量和人民高度的支前热情估计不足的右倾思想”以及后来的激进极端做法，转变作风，以平等的姿态和群众交流，和他们一起劳动，描绘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好未来。当时，隔着长江天险，国民党用重火力在江南打造了一道号称“固若金汤”的海、陆、空联合防线，而共产党在江北组织的是双重攻势，除军事力量以外，还有人心的力量，事实证明，只有人心的力量才能无坚不摧。

觉悟起来的群众逐渐摆脱内心的退缩、矛盾和纠结，以单纯而热烈的信仰加入支前的队伍，融入改写历史的潮流。他们勒紧裤带，把仅有的口粮借给军队，房前屋后还有山坡上的树木砍伐殆尽，甚至连门板也交出去，以解决部队的烧柴问题。他们留给自己的是冰冷的锅灶，还有冰冷的床铺——渡江时，船头需要大量棉絮做掩体，许多只有一条棉被的人家，牙一咬把被子也捐出去，一家老小只得在寒意未消的春夜盼着天明。

为了使南下大军的辐重、骡马及支前物资及时到达沿江地区，必须尽快修通从各个方向通往无为的战时公路，接

到命令的无为数万民工靠人拉、肩扛、锹挖，硬生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其中，90华里的巢无公路在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都是无为向北的唯一通道。曾经，在崎岖的山岭间、在敌机的轰炸声中，一些民工的身躯化作铺路石。

为了给军队提供战前水上练兵的条件，并确保已征集到内河港口的数千条木船在战时能顺利出江，上万名无为民工用20多天时间将沿江的沟、渠、河、塘连成一体，开挖一个个连接长江的通道，架设起一座座供人马通行的浮桥。

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横渡长江，首先要解决的是船只和船工难题。对沿江百姓来说，船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饭碗，没了船，就没了生活的全部指望。最初，为了家人生计，很多船主选择了抵触态度，或藏起船只，或遣散船工。大批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经过反复而真诚的动员，终于征集到渡江所需的几千条木船。

送大军过江，是船工的任务，但不少人仍对战争心怀恐惧。4月12日，大战之前，无为支前指挥部发布训令，要求优待船工家属，发放生活救济，组织代耕田亩；仍在岗的船工让各乡写信慰问并告知优待办法。部队还拿出许多奖励措施，动员大家争做英雄模范。一批积极分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接着，越来越多的工人纷纷加入送军过江的队伍。

4月20日晚8时，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十几分钟内，第一批1000多只渡江木船从姚王庙、小江坝、神塘河、泥汭河四个人江口翻坝拖入长江，一字排开。一声令下，船如离弦之箭冲向江面，及行至江心，对岸敌人发觉，两军开始猛烈交战。

两个小时，银屏区钓鱼台乡(银屏区当时属于无为县)张孝华父子率

先将80师204团26名突击爆破手送达对岸炭港的板子矶。听到消息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写下激情澎湃的诗句：“春水方生濡须口，大军从此过江东。”新中国成立后，张孝华父子的船作为“渡江第一船”被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至24日，大军和物资运送完毕，炮火纷飞的江面终于沉寂下来，英雄船工们回到家园。战争结束后，无为四县共评出“特等渡江英雄”三人，一至四等“渡江功臣”共2197名。

1951年，为纪念渡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无为县政府在泥汭镇北关头的长江大堤边建造了一座渡江英雄纪念碑。苍松翠柏掩映之中，纪念碑朴素庄严，巍然矗立。无为人民在渡江战役中的巨大奉献和牺牲赋予她丰富的内涵和生命，她的重量包含着无为人民所流鲜血的重量。

为弘扬渡江精神，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我和泥汭镇副镇长夏芬芳沿着长江大堤寻觅渡江战役遗迹。初春的正午，江边静寂无人，微风拂过，树影婆娑，开阔的江面不时有一两只水鸟掠过，永不停息的是波浪，高一声低一声，似乎在叙说着逐渐远去的历史。恍惚间，我们眼前浮现出70多年前那个大军过江的晚上，船工们拼命划着船桨，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一些船工的生命随着冲天巨浪在空中飘散，染红了江面……



春回大地满目新 汪在毅摄

## 瓦有魂魄

李晓

这些年时常回老家，差不多都是静悄悄地一个人，因为我回去，是要看那一片屋上起伏的青瓦。一个人独坐山梁，看青瓦，很深很深深地冥想，甚至会将自己幻化成一只停留在青瓦上啾啾的鸟。

老家那些房上的青瓦，如今和房顶上的老烟囱一样，渐渐消逝在天光云影之下。我用凝望的目光，把它嵌入到记忆的瞳孔里储藏，成为永久故乡的一部分。

老家房上的青瓦，也是土瓦。土瓦，据说从西周就开始零星使用，东周时广为传沿。但我见过的最老的瓦，也只有一百多年历史。那是在一个古镇子上，风一吹，吊脚楼的房顶上，那青瓦上的鸟粪与灰尘簌簌而落。我没躲闪，于是嗅尝到了瓦的一

点味道，有一点苦，有一些涩，像我一直咀嚼过的那些人生况味。

故乡乡场野外，有一个烧瓦的瓦窑。一个少年，曾经望着炉火熊熊，那些泥土做成的瓦，我似乎听见它们在火中的嘶鸣。泥土转世为瓦，这些瓦，被一些喝了高粱酒、红苕酒的汉子挑到山坡上、沟壑里、大树旁堆下，把瓦一片一片盖上房顶，成为新房。就在那些瓦下，我的乡下父老乡亲，他们卑微而倔强的生命，在泥土里匍匐、翻滚，最后，归隐于泥土。

前年我回到老家村子，整个村庄在风里孱弱地呼号。整个村庄，就剩下了不到一百号人，他们坚守着。梁老汉就是守护村庄最老的一个，已经八十七岁了。

我想在梁老汉家住一晚。梁老汉还腿脚麻利，用柴火烧饭，用土碗盛菜。他往土灶里添柴时，腾起一股烟子，从灶

里急着飘荡出来，蹿上梁顶，从青瓦的缝里扑出去，与天空中的雾霭会合。晚上下起了雨，我同梁老汉闲聊，听瓦上雨声，想起一些时光。

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望着梁老汉那青瓦房顶，那些层叠的瓦，如在苍凉之水里，老鱼起伏的鳞。这老瓦房，经过了那么多年风霜雨雪的飘摇，还像梁老汉一样健在着。梁老汉带着得意的神情告诉我，有一年不远处遇到了泥石流，房子居然没被抖垮。这就像一些人的命，穷苦，但顽强。青瓦上，有深深浅浅的青苔覆盖，瓦被浸透得草一样的颜色。我有一种冲动，想坐到房顶上去，喝一碗老酒，醉了，就把青瓦当床睡去。

我想起城里的诗人老马，有一年看到大水从透迤群山而来，因为要修电站，老城的下半身，就要在波涛之下睡去。老马就一个人提了酒，坐到了他祖上留下的瓦房顶上，边喝边哭，边喝边唱，手舞足蹈。我就在瓦屋下，守护着我的这个诗人朋友。而今，在老马的书房，还有几片瓦，那是他从老屋顶上抢救回来的。有一天，我去看老马，他出去跑步锻炼了。门没锁，他似乎知道我要来。我推开门，在他书房，我摩挲着那青瓦，都感觉到有老马的多少掌纹了。望着那青瓦，我一时恍惚，想起多年以前，它在炉火里的冶炼，有着滚烫的温度，而今，冷却在一个怀旧者的房间。我在老马那里看见一句诗，他说，火焰一旦凝固，就成了白色，比如水里，就有白色火焰。那么，泥土呢，它在翻滚的大火里，冷下来后，是不是就是这瓦的颜色，被氤氲时光洗染，流光浸泡，成了青黑、褐色……

老马回来告诉我，他感觉自己活得就像这老瓦一样，人生从喧哗到沉寂，从沸腾到冷却，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收藏，安放。

听他这么一说，我忽地感到，瓦是有魂魄的，它伴随着人世有情人，成为时间重量的一部分，成为命运涌流的一部分。

## “技术范”不能缺少“文化味”

刘振

如果说牛年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包括晚会、歌舞、影视、文博等有什么共同特点，可以说是透着浓浓的“技术范”。高科技的充分运用，使得虚拟与现实无缝对接，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舞台更加流光溢彩，特效更加炫人耳目。艺术创作插上技术的翅膀，仿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与审美体验。

但是，当很多人认为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创新而叫好时，也不乏冷静而尖锐的声音。最近，一位影评家在评价一部很火的春节档电影时，直言不讳道“一个虚空世界中重复的特技打斗，没有立得住的人情故事去支撑”“只沉迷技术不讲故事，电影必然巨婴化”。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出现一句刺耳的批评并非坏事，它提醒那些急于赶上潮流的创作者们，融合创新是大势所趋，但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倘若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有技术不见文化，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应是相得益彰，而非不贴合的“两张皮”。歌舞节目《唐宫夜宴》之所以获得满堂彩，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虚拟背景的《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图》与真人歌舞是有机交融的，画为舞添意境，舞为画添情趣，两者几乎不可分割。再如，春节期间“云游敦煌”小程序推出了“点亮莫高窟”功能，参与“点亮”洞窟的人数越多，画面中灯光的亮度越强，最终再现古时莫高窟“一川星悬”的恢弘场面。借助数字移动和区块链技术的“硬核”支撑，在网上重现传承千年的节日民俗，两者的巧妙结合让人拍案叫绝。

相比之下，有些技术的融入只是停留在艺术的表面，有生硬、堆砌之嫌。有的晚会和综艺节目中，舞台上加入大量

高科技元素，处处是屏，时时变换，看得人眼花缭乱，初时觉得新鲜，过后却什么也记不住，不知道演员到底演了啥。这是技术盖过了人的表演，过分炫技，喧宾夺主。再以电影为例。故事永远是核心，故事中的事情事理最为打动人心，那些数字的影像、炫目的特效只能生长在故事的骨架上，符合人情事理的规则。如果单纯追求视觉轰炸的效果，忽视了故事的合理性、价值观的呈现，作品几乎沦为巨婴的游戏，这样的创新实在令人遗憾。

高科技在艺术创新中大有可为，但艺术创新不能仅想着吃技术红利，更需要以内涵为底色，以诚意去揣摩，以匠心来打造。那些成功的案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与艺术恰如其分的融合，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可以说，技术的运用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恰如其分，使用过多则滥，融合不好则偏。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批量复制。每一种艺术、每一件作品都有着独特的内核，只有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找到最合适、最巧妙的呈现方式，才能以技术赋能，调配出恰如其分的融合配方。

5G时代，随着信息传输、高速计算等方面的瓶颈得以突破，技术在文创领域无疑将更广泛应用，未来不可限量。但无论走得多远，高冷的“技术范”都不能缺少独特的“文化味”，才能确保跨界品格，真正深入人心。



## 江淮春咏三题

张武扬

### 高阳台·桃花潭感怀

影壁飞檐，梁枋柱础，声凝柱重游。旧里桃花，青石板庭楼。棹摇影动空梁染，俯溪亭、瓦雨云收。驾天风、酬酒诗仙，千载风流。

春波暖雾澄潭静，任夕霏满袖，笠钓惊鸥。岁隔时遥，山呈螺黛浮。泾溪历览江南梦，倚曲栏、新柳烟幽。醉苍霞、古岸歌酣，好驾轻舟。

### 苏幕遮·醉翁亭即兴

绮霞生，修竹倚。俯仰风流，轩外闻斑鸠。泻石清泉争相过。苏字欧文，摇柳临池榭。

水穿沙，藤覆瓦。扫黛烟开，酌酒成佳话。千载襟怀吟翠野。匾额凭高，亭小名天下。

### 鹧鸪天·小孤山偶成

天地置身苍云飞，擎天一柱碧涛低。襟怀万里随心远，傲骨千秋入梦回。

登古岸，挂斜晖，辟空百听啼黄鹂。千帆阅尽收吴楚，满眼青山苏軾诗。

## 亲亲二月柳

王惠丹

送走春节，吃过元宵，紧接着就是“二月二龙抬头”。日子过得快，春天来得更快。尽管落叶林木不少还赤膊着枝杈，众花还未登台表演，但春天已到了我们身边，可见可触。

汽车轻快地行驶在巢湖边敞亮的滨湖大道上，窗外一片生机勃勃的春色让我惊喜。路边密密匝匝初露几点紫红芽尖的红叶石楠外侧，近处是“草色遥看却无”的湖边浅滩；稍远，一长排全身鹅黄嫩绿新装的翠柳，光鲜妩媚地轻漾着身姿，高雅清丽，独领风骚。这美丽的新柳又与更远处茫茫湖面和湖面上或上或下悠悠游着的渔船一起，在亮爽快乐的阳光下，构成了一幅辽阔淡雅的《新柳渔歌早春图》。不由得心生感叹：好一个二月春光浓似酒，二月新柳多风流。

柳树美，最美二月柳。窗外状元桥湖边，零散着三五成群已着春装的柳树。这些柳树粗细不一，高矮参差，但都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新绿喜人，容颜楚楚。信步其间，顺手牵起一根油润的枝条，枝条上疏密相间互生着许多小小的娇翠欲滴的嫩芽。每芽都是三五片尖尖的细叶围聚着，成为各自独立的一小枝，极像刚出土的菜苗。它们在春风的爱抚下，绽放着稚气的笑意。有趣的是，这柳树众多的枝条上既有单纯的芽，也有芽中托出如小小桑椹般绿色花

蕾。正是这些嫩芽和花蕾，为万千柳树穿上了锦缎般盛装，潇洒迎来早春季节，情传万里，一派生机。“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柳轻舞，新绿如歌，是春天的第一场好戏。

春天催发了二月柳，二月柳也敞开了襟怀献身春天。古都长安灞桥边二月柳，是人们心中的温情柳。友情亲情相分袂，折柳相赠远行人，它惋惜离情伴泪流。杭州西湖二月柳，莺歌柳浪唱新绿，美景伴歌吟诵情。无数村镇、公园、河畔、道旁，成行、成列、成片的二月柳，更是美得壮观，美得气势，给人们以无尽的愉悦和信心，激励人们敢为天下先，创造生活新华章。

二月柳是美丽的，它总是最先融入春天，最先为春天增光添彩。但二月之后，柳树同样也很讨人喜欢。它们置身于广袤大地，毫不计较苦辣酸甜与风霜雨雪，忠于足下乡土，乐于安守岁月。在数千年蹉跎时光中，柳树为人们装点江山，美化家园。据说，当年隋炀帝杨广主持开凿大运河，接受大臣建议在河边栽种柳树。后来他看到运河两岸绿阴如盖、娉婷摇曳、美艳绝伦的柳林带，心中油然而生爱怜之意，当即颁旨，赐柳树与己同姓“杨”。自此，柳树被称为“杨柳”，一传至今。

“二月柳，娇美如诗，却爱播大地。它们淳朴高尚，满怀生机与活力，永不知疲倦地舞动着万千杨柳，是天地间百看不厌的画卷。